



兰芝堂

■ 甘建华 (湖南)

第三回去衡阳西北乡兰芝堂，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同行者，不但山道上踵趾相接，停车坪更是满满当当。各色人等冒着霏霏细雨和飒飒寒风，手持一支支黄色或白色的菊花，自发排队祭拜琼瑶阿姨，过后在房舍前坪或池塘对岸留影。听说福建龙岩一位琼瑶超级女粉丝，因为去不成台湾吊唁，竟然开了七个多小时的车子，赶到兰芝堂献上心香一瓣。我在现场看到有扮成民国文青的女网红，打着油纸伞，提着精致小皮箱，做匆匆行走的胡茵梦、刘雪华模样。还有男的戴着礼帽、系着围巾、穿着长衫，女的身着旗袍、烫着卷发、纹着眉毛，相互倚靠围墙拍视频，做秦汉、林青霞谈情说爱的亲热状，让人仿若回到了琼瑶经典剧中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琼瑶小说进入大陆市场以后，我就对其祖居兰芝堂心向往之。直到2001年6月3日，与几位朋友陪同乌克兰艺人博比·肯（赵本山弟子），才首次到访这个山村屋场，并在破旧的门楼前留影。博比·肯趁着在衡阳演出的机会，前来兰芝堂寻梦，希望能联系上琼瑶阿姨，在其剧中扮演一个角色，可惜这个心愿最终没能实现。而让我无法释然的是，琼瑶影视捧红了那么多俊男美女，其中却没有一个是衡阳人。

兰芝堂离衡阳市区五六十三公里，可当地经济不甚发达，三湖镇上连一家饭馆都没有。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听闻我来，盛情相邀在镇政府食堂吃的简

餐，不过四菜一汤味道倒是蛮好。其时县乡公路不太好走，车子弯弯绕绕走了两个多小时。据说，1990年拍摄电视剧《六个梦》时，琼瑶原本打算在家乡取部分景，因为衡阳没有机场，也没有高速公路，而拍戏的行头太多，运送起来颇为不便，只好改为全部在长沙拍摄。但她毕竟心系故乡，所以，《情深雨濛濛》里面的西渡桥，写的就是衡阳县城所在地。而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幽幽谷和天上人间，就是兰芝堂对面两三百米山头那边，傍着兴隆小学校舍，有一个数百亩水面的兴隆水库，周边有12个小山峰及峰间沟谷，当地人称“天上人间十二峰”。

兰芝堂原名楠竹塘，清朝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琼瑶高祖父陈大源购买凌姓产业，委托胞兄陈代潮重新修建，以谐音更名兰芝堂。琼瑶祖父陈墨西1952年给黄克诚寄信地址是“渣江七区永安乡”，后来划为鼓峰乡兴隆村，早些年撤村并镇属于三湖镇大波村。

由此想起前不久，在冷水江谢冰莹（中国第一女兵作家）研究会成立大会上，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湖南省文联名誉主席、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谭谈，专门谈到周立波、古华、水运宪等人的文学作品，直接有力地带动了湘中清溪村、湘西芙蓉镇和乌龙山的文旅开发与利用，认为“文化名人的故居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，文艺名作和名家故居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”。受此启发，我建议将三湖镇大波村更名琼

瑶镇琼瑶村。琼瑶在《我的故事》一书中，深情回忆“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”：“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，是个深院大宅，有好几个院落，有好多好多个房间，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迷藏，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。”“在兰芝堂的院落中，我曾跑来跑去享受大人人们的疼爱。在家乡的后山上，我捡松果、找鸟窝，玩得不亦乐乎。”“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，真是疼爱极了。”“和祖父团聚，那种生活真好！”

在《山的呼唤》这篇短文中，琼瑶更是说，自己经常在梦中听到那山的呼唤。“童年时，在故乡湖南的乡间，曾有那么一座山，使我喘息过，使我迷惑过，使我喜悦而又使我沉迷，至今那山仍清晰地萦绕于我的脑际。那山并不高，遍布着松树，高大的直入云霄，小的只有半个人高。泥土是红色的，土质松而软，没有杂草，没有荆棘，只是遍地散布着一颗颗松果。我穿梭于松林间，奔跑着，呼喊声，收集着那些松果，竟日流连，乐而不疲。玩累了，我会选择一棵巨大的松树，倚着它坐下来，让那如伞般的松枝遮蔽着我。闭上眼睛，我静静地倾听那风声穿过松林发出的簌簌声响，幻想着它在诉说些什么。我一直是个爱做梦的孩子，我就在那儿制造着、酝酿着、堆积着我最初的、幼稚的梦，长长久久地听着那山的倾诉、山的声籁和山的呼唤。”这座童年时期影响着琼瑶的山，始终屹立在她的心中，带着一

股烧灼般的力量压迫着她，写出了许多以山为背景的小说，像《深山里》《苔痕》《船里的卡保山》等，以及“真正能写出我那份感觉的”《幸运草》。

又过21年，我二访兰芝堂，发觉已不是原来破败的模样，仿佛重造了一片天地，恢复了晚清湘南民居风情，光鲜亮堂得让人大为惊奇，甚至以为走错了地方。琼瑶堂嫂王淑莲老娣嬉喜孜孜地说：“县里从2017年开始，就在规划重修琼瑶祖居。我家原先住在兰芝堂，包括我的三个儿子，全都举家搬迁到了几百米远的山后。”而我亲眼所见陈氏兄弟新建的新房，如同吴冠中笔下的江南风景画，粉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明堂花窗，清爽整洁，空间与山水相依，黑白与青绿映衬，世外桃源煞然若写。随手拍摄的每一张照片，都可见今日中国大陆百姓的生活水准，又岂是孤岛台湾官民所能想象？见过琼瑶台北市7层别墅可园景观图片，虽然显得富丽堂皇，但参照海德格尔“人诗意地栖居”这一理念，似乎难以与老家亲人的生活环境相颉颃。

兰芝堂修缮及环境整治工程项目，3年前业已完成，通往景区的公路也已筑就。它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119平方米，共有砖木结构58间房屋，目前做初步布展，免费开放，尚待琼瑶家人增添文献资料，进一步充实展陈空间。负责这个项目的县领导说：“我们将兰芝堂修葺一新，重现其历史风貌，就是要让陈氏文化世家翰墨飘香，扩大衡阳县作

为文化大县的文旅品牌效应。”

琼瑶曾经三度回乡，民国时期的1942年至1944年、1948年至1949年，都是随父母回乡避难。1989年5月7日，在离别兰芝堂40年后，琼瑶偕夫回乡省亲祭祖，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。其间故事颇引人注目，《湖南日报》《衡阳日报》两报副刊头条，近日相继刊载了我所撰写的纪念文章《念我故乡兰芝堂》。

我虽然写过几篇关于琼瑶的文章，也与她有过隔海通话，可惜从来没有见过面。2012年1月8日，在拙著《蓝墨水的上游》《江山多少入杰》首发式上，琼瑶委派堂叔、诗联书法家陈季春代表她发言，“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家族的关注”。同时转告在座者：“我非常想念家乡衡阳，感谢你们一直记挂着我。我目前正在加紧创作一部新剧，以后一定会抽时间回乡看望大家。”然而，这一美好的愿望，随着她的猝然辞世，已随漫天雪花翩然而去。

琼瑶活着的时候影响了几代人的爱情观，死的时候又影响了几代人的死亡观，真是神一般的存在啊！这个出身高贵、品行高洁的湖南女子，一言以蔽之：活得通透，活得豁达，活得勇敢，活得智慧。

俗话说：“聪明有种，富贵有根。”正是出于对这位衡阳老姑奶奶的敬意，我决定检索兰芝堂陈氏族谱，撰写一篇琼瑶家世文章，共计十三代人，以飨海内外读者。这就是16000字的《陈氏族谱中的琼瑶家世》，将见于大陆和台湾两地名刊。

章太炎的记得与不记得

■ 王厚明 (浙江)

章太炎记得什么？

自然是骂人。生性放荡不羁的章太炎常以当面讽刺别人为乐，骂完皇帝骂太后，骂完高官骂名人，骂人之事，绝对是不可能忘记的。因此，号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最出名的，不是学问，而是骂人。其一生却以“疯”著称，人们常称其为“章疯子”，他本人也自称有“神经病”。每当章太炎在报纸上又开始骂人的时候，报社的题目就定为《章疯子大发其疯》。有一次章太炎换口味了，把被贬的那些人的老对头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第二天报社的题目又改成了《章疯子居然不疯》。

1903年，章太炎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劈头痛骂光绪帝“载湫小丑，未辨菽麦”，一时间石破天惊，举国震动。被清政府逮捕后，在法庭上，对于所写“载湫小丑”触犯清帝圣讳一事，章太炎如此为自己辩解：“我只知道清朝皇帝是满族人，不知道所谓

的‘圣讳’。按照西方的规矩，人们是不避讳的，所以我写‘载湫’，没啥错的。再说了，‘丑’字本来就有‘类’或小孩子的意思，所以‘小丑’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，哪来的诽谤一说呢？”只听得听众席上一片掌声。

1904年，慈禧70大寿。清廷上下举行了极为隆重的“万寿庆典”，全国上下张贴同一对联，曰：一人有庆，万寿无疆。见到这般荒诞景象，正因“苏报案”被捕入狱的章太炎愤恨不已，在狱中挥毫写就一副对联：

今日幸海子，明日幸熙和，几忘曾幸古长安，亿兆膏血轻抛，只顾一人庆有；

五旬割云南，六旬割台湾，此时又割东三省，千里版图尽弃，每逢万寿疆无。

这副很快传开的辛辣讽刺对联，揭露了慈禧搜刮民脂民膏只为满足自己奢侈享受，却任由列强宰割，民族蒙受奇耻大辱。“一人庆有”及“万寿

疆无”八字，无疑是对慈禧腐朽统治的无情唾骂。

1917年，当章太炎听说康有为宣扬尊孔复辟、鼓吹保皇维新，竟然跟张勋合伙拥溥仪回宫后，不由勃然大怒，自此就把讥讽康有为当做余生第一乐事。1927年，康有为在上海举行70大寿寿宴，风光无限的他拿着保皇公司提供的钱财，邀请社会名流想借此机会风光一把。章太炎听了这件事后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写下一副寿联送给康有为：“国之将亡必有，老而不死是为”。这副寿联上联来自《中庸》“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”，下联出自《论语》“老而不死，是为贼”。实际上，章太炎这是大骂康有为是“妖孽”“国贼”。

如果说骂康有为，是章太炎看不惯他那一套，那么骂袁世凯就令人瞠目结舌了。1914年，袁世凯欲复辟帝制，大为光火的章太炎找袁世凯当面说理。当时场景如鲁迅描述：“以大勋章为扇坠，大闹总统府。”

袁世凯避而不见，他就每天定时堵在门前大骂，骂完还要烧一幅袁世凯的画像收工。最终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中，而章太炎在所住的房间桌子上、门窗上刻满了“袁贼”二字，而且还用棍子鞭打，称为“鞭尸”。

章太炎记得骂人，又不记得什么？

七被追捕、三入牢狱的他大概只记得骂人之痛快，生活中却有许多记不得。章太炎在日本时，常到离民报社不远的孙中山家与孙中山、胡汉民、汪精卫等人聊天。从报社到孙家的路，他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月，竟然还不识得。一天，他只身从孙家返回报社，竟然走到一户日本人家中。后报社众人见他一直未归，四处寻找，才将他找回。

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，经常迷路，离家五十公尺之外，就会晕头转向。而且他总不记得自家地址，只好沿途问路人，可笑的是，他是这样问的：“我

家在哪里？”被问到的人，常以为他是疯子。某次，他从南京返回上海，由于家人记错班次，没接到他，他只好雇一辆马车，并告诉车夫说：“到我家里。”车夫没办法，只好在街上乱转，转了半天才被家人找到。

还有一次，章太炎独自去三马路的来青阁买书，从书店出来后坐上一辆黄包车，车夫问他到哪里，他只是指向西边，始终说不出自己家的地址。走了半天没找到。车夫问他到底住在哪里，章太炎摆出老师的派头说：“我是章太炎，人称章疯子。上海滩人人知道我的住址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车夫无奈摇摇头，只好把他重新拉回来青阁。

章太炎记得骂人，是他记得要骂出人间正义；他不记得生活归处，大概是他不拘性情无需归处。